

雨夜送書記

林 徵 音

何君要看一本書，想白君有，託我順便問一聲白君，要是他有着而且肯借幾日的話，何君便想借它幾日來看。最後，何君補充一句說：

「你隨便什麼時候碰到白君，順便問一聲好了；可不必特地去。」

我也原預備在碰到白君的時候才向他說起這件事情，可是過了三四天還是碰不到白君。我想：要是我不去而他也不來的話，就是再過十天或二十天，我和白君還是碰不到的。可是，雖則在何君好像是那樣隨便說了的，而在我却已成爲一件心事，在心裏總覺沉重。所以這天我終於在車途從電車上跳了下來，折過去找得了白君的家，心想在中午時候他或許會在家裏的。

但白君不在家。

我便留下了一個條子說，何君想向他借一本書。

隔了兩三天，白君把那本書送來了。

免得老是有一件事情擱在心上，見那本書來了，雖然天有些雨意，我也決定在當天晚上把那本書送給了何君。

何君自然很欣喜，說，那本他所久想要看的書可以陪伴他兩三個黃昏了。

可是雨好像在追隨着我。那天到白君的家裏去，也正下着微雨；而今天老是欲雨不雨的樣子，當我到達何君的家後不久，雨就開始下了起來。而且好像越下越像樣，顯然不像一時就會停止的樣子。

我不覺陷入沉思中。我想，爲什麼做一些什麼事情，往往總顯得不怎樣順遂，想不到現在所做的是爲了別人，也會碰到了那樣的逆意。

看到我不免有一種心焦的樣子，何君勸我苦說，不妨再坐坐，還是等雨停止了走。

但雨却不停地下着。

還是叫一輛三輪車吧？可是繼而想，在雨夜中，三輪車也不一定叫得到；就是叫到了，又不知道自己口袋裏的錢是不是足夠付車錢。

還是到了外面再說罷！

這樣一決定，便不再去聽窗外雨的呢喃，我即向何君告辭，不再接受他的挽留，即時走出了他的家門。

都用很少的代價得到。又有初印「據古錄金文」，書品特別寬大，刊刻毫無損，清人所摹刻的金文，要以此種爲最好，阮氏款識及筠清館金文皆不行。那好像一共只有三四天工夫就順利收到，心裏很高興。也正因爲這個緣故，當我自北歸南時，認爲寄書的事並不嚴重，遂暫行中止，實在也是感覺得買了書總應當放在身邊，即使不看，也有一番安慰，將來的事，何必想他。從去年夏天起，南京漸有空襲警報，有時報紙上也記着飛機過境的事，然而究竟還是遲緩的，大家不甚放在心上。當在中報上寫文章的顧誠園先生，開始把他的書疏散到蘇州去，在他的文章裏面記着，僅僅寄到第四十多包，就發生遺失短少的事，如此歲月，行李長物，遭此劫數，乃是家常便飯，自己還慶幸着沒有將書掃數寄出去。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文物無論從那方面都有損失的可能，焚燬，掠奪，攘竊，再加上運輸的不便，牛弘所記五厄，還沒有一次是由運輸而生，此亦古不及今之處。因念前年曾見保文堂有一殿板列朝詩集一部，裝璜甚佳，

怕已近十二點了吧？

街上很是冷清，不要說三輪車或者黃包車一輛都不見，就是別的行人也沒有一個。遠望到路燈的光圈下，只見一片雨絲的綹。別的一切顯然都已匿跡在雨打風吹的寒冷的黑暗間。

一路走來，覺得有些憤激，雖然非不清楚憤激的對象是什麼。

問或也在責怪自己：並不怎樣急迫的事，却一定要這樣地逼着自己去當天去做，連天的氣色都不看看。把那本書遲一天送去不可以嗎？比如白君把它遲一天拿來呢？

被自己那樣責怪着，自己好像還止不住有一種委屈的情感。

紙器精潔，因議價未訖，不能在南方出手，不得已又寄回北京，不意竟在車上遭火焚，原因是跑生意的太多，油和火柴發生磨擦，結果乃殃及池魚。當時聽了，以為是偶然中的偶然，只怨寄商運氣不好。不料後來這樣的事，全不在話下。交通情形隨空襲的增加，益加不能正常，北平和上海的信件常會遲至兩週至一月，不管怎麼樣，委實感到書是非想辦法不可了。普通心理，在戰亂及危

只把一條手巾遮蓋着頭髮，其餘什麼都聽雨踏去淋。

走到家裏時，已淋得半身濕透了。把一件袍子卸下了，用一隻衣掛掛在衣櫃的外面，見那樣一片濕一片乾的，望去像一座座的山，一片片的田，一流流的水。

那前直像是一幅古山水的立軸。那許多濕蹟，看來經過半夜是無法乾透了的。那末明天該穿什麼呢？就把那幅古山水的立軸披掛在身上而到處亂鑽麼？

我不能不有些悵惘了。我只是凝視着那掛在衣櫃外面的古山水立軸似的袍子，心裏想，只有且等到明天再看了。

險期間，都有遷地為良的傾向，雖然最

後不可知，似乎事前盡了人事，便增加一層可靠性。民國二十二年長城戰役，我正在北平，日觀北平住民，西城遷到東城，東城則移至西城，大家亂作一團，全不想想有無意義，現在對於書籍好像也是這種狀態，假使不寄走他，一若必要遭逢危險，却不考慮也許寄走在當前就會靠不住的事，人類心理的弱點，大約一到非常時期，便表現得無遺了。

第二次決心疏散書籍，正當去年舊

歷年前，鐵路交通既時有障礙，打着牛皮紙的包裹也不耐煩似的，選擇什麼書寄走呢？東看看，西看看，覺得那種都可愛，留在身邊也好，寄走讓他安全一下更好，猶豫不決，在旁督促着的妻，甚至都有些生氣了，「到底寄不寄！」

他那麼知道我心中的難過？最後找到了「王靜安先生遺書」，因為有兩部，不妨寄走一部罷，書也小些，包裹容易，又配上其他的書，一總是七包，狠狠心，送到郵局去，郵費已竟加價，每包的費用連掛號是七十五元。這樣，把書的運命完全交給不相干的第三者，簡直是想想也不敢想的事。沒有幾天就是新年，這是在南京第五次度歲了，雖然照例有很多同鄉，燒一些鄉上茶，吃兩盞白乾酒，到底抵不過心中預感的悲哀，好像彼此興致都異常蕭索。元旦，本地人都衣冠楚楚去賀年，我們這些異鄉遊子，格外心中不暢快，幾乎整天都在悶睡。後來想起何不乘機理一理該寄的書，電燈又沒有，點着臘燭從架上搜尋，又找出幾種金石書，如「憲齋集古錄」，二

十九年我買第一部時，不過三十塊錢，讓給學校，我自己的却是二年後花了一百六十元錢買的，書乃第一次印，比後來本子略小，紙質亦劣者較好，並且在某肆配到「釋文騰稿」二冊，乃是架上得意之品。另外還有福開森編的「歷代著錄吉金目」，及「中國藝術綜覽」兩種，「武英殿彝器圖錄」「甕齋吉金錄」各一函，「上家吉金圖錄」和郭著「卜辭通纂錄文考考」，吳著「金文騰湖疏證」等亦附人。福開森的書到南京後才開始收集，這本「歷代著錄吉金目」，比靜安先生的「國朝金文著錄表」以及羅氏補訂的「著錄表」都要富幾倍，至於真偽難定，當然在所難免，在我們外行人將取此多許勝少許，而且他附錄釋文，更便檢索。我常常想如果有人肯照丁輔保先生那樣，作成一部「金文甲片集釋」，將各家考訂釋文，按時代先後分器分子編成一書，其便於學者，比「說文詁林」不知又要大多少倍！如此兵戈遍地，竟有個人肯意及此，只求現存典籍，不再遭劫火，已算萬幸了。「中國藝術綜覽」乃英文本，出版地似乎在香

港，蓋其時事變已起，內容是將中國藝術分為十類，先說明後圖版，我所買的是合訂本，比分訂十冊者要好的多。此書印刷相當精緻，但去日本所刊各種研究調查的圖錄尚遠。我們如果常注意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出版品，便知道中國的歷史語言研究工作，近二十年來，都是在亦步亦趨的摹仿着日本。中央研究院所出的集刊，更是步趨着東方學報。於此我們不能不佩服國外漢學者治學的精神，和他們國家對於文化事業的倡導培植。成軌的著作，如「中國文化史蹟」「中國佛教史蹟」「東洋歷史參考圖譜」「東瀛珠光」……等都是洋洋大觀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中央研究院的「殷墟發掘報告」「田野考古報告」等，雖亦精詳明晰，但印刷裝璜，較之「殷墟遺物研究」「殷墟白土器研究」「魏子窩」「樂浪」等書，也要差得多。若佐友氏所印的「泉屋清賞」，梅原氏編的「支那古銅精華」，中國新印的「金文圖錄」，雖稱精美，亦不能與之抗衡，無怪容庚氏在「海外吉金圖錄」及「秦漢金文錄」等書中備致慨嘆了。福氏所印，最精美

的，要推北平刊行的「校注項氏歷代名畫圖譜」，色彩鮮艷，紙張考究，與原本（原本文件，有清宮摹本及轉摹本）相去無幾，但這純粹是奢侈品，對於磁器的研究並沒若何幫助，或者還不及薄的小冊子，許守白的「欽流齋說瓷」呢。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曾印「福氏所藏甲骨」，僅薄薄一本，又商錫永氏曾與之合編「中國歷代書目」，亦金大出版，這兩種我還沒有。金石書籍看起來有一種麻煩，就是重量太大，例如容希白所編「商周彝器通考」。所附圖錄，可為顯例，但這不算太利害的，日本所印的「樂浪發掘報告」，在今日是無論怎樣不能付郵的。我有一冊「龍門石窟之研究」，也是東方文化研究所板，當初是書店從北京帶來的，因為重量實在大，在平時這種書不失為精美，到非常時期却成了累贅！（「海外吉金圖錄」的精印本採用散頁式有同樣情形）去年有友人北返，曾托他們帶回，結果仍是因為笨重而被拒絕，故此類物事，大約只好任他們的命運了。龍門的拓片我搜集得很不少，大部皆係棧本，郵寄亦有

困難，讓他陪着那些「研究」去吧，就是派專人把他們送回去，不是在火車上東西也會不翼而飛嗎？

除去金石以外，還有幾冊印譜，全是從舊書攤頭買到的，其中最可愛的是吳儂秋收藏的「晚翠亭印輯」和一種無名氏的「昌羊寶印存」，吳氏所輯為胡菊邨、吳昌碩、趙搗叔諸家之作，昌羊寶則是西泠八家居多，甚至還有何雪漁的，恐怕定弄不住了。古印方面我有一部「匋齋藏印」，至若故宮傳拓的「金薤留珍」，羅氏傳印的「赫連泉館印存」，天津周氏，濰縣陳氏，雙虞齋齋吳氏，西泠吳氏，諸家的印譜，心嚮已久，而無緣收到，羅氏、陳氏及雙虞齋齋收藏尤為海內之冠，或在戰亂之後，存者亦不多矣。中國印人皆有摹古癖，實則古印的變化，何如今日之活潑？我看黃牧甫的印譜，晚年全仿漢印，實不如早年學鄧石如吳讓之的可愛，也許這是外道之談，但會仿古的人，一定不為古所泥，想該不錯。印學至晚清一變，恰如書家時派之變為北魏一樣，現在摹漢之風已流行近四五十年，似乎又該有

變化了，不知內行人以為如何耳。

去年秋天，我從北京買「春明夢餘錄」「萬歷野獲篇」「道古堂全集」「烟嶼樓文集」等書，不意不到六個月又要想盡方法來疏散，人事不可量，豈此而已！「春明夢餘錄」只有古香齋叢書本，略加翻閱，未能讀完，為溱郵包重量，也將他裝在一曲海總目提要」一起，貼起暫作十回的郵票來了。孫退谷不無亡國之恨，故晚年避居西山，不問世事，此書專記啓禎以來宮廷舊事，名曰「夢餘」，顯然有孟元老周密之意，我們應當對他表示同情的。我的北京風土書如「天恩偶聞」「藤陰雜記」「印潛紀聞」「日下舊聞」「北平風俗類徵」等，皆尚未寄，日本印的「唐土名勝圖繪」及北平市府編的「舊都文物略」，也姑且叫他們在書架裏休息，不管看與不看，我感覺有這幾本書在身邊，好似離北京便不甚遠似的。倒是光緒「東華錄」，因為篇幅很多，看起來不很方便，先把他打發了。這一次共寄十二包，恰好北平來了回信說第一次的七包已收到，於是另檢十四包，本來這不是

什麼高興的事，就連目錄也不會留，到今天再讓我追想是些什麼，竟有許多記不出了。又有人說，下關的郵件堆積如山，這些東西是不是也躺在那裏，聽着警報而抖顫呢？假定牠們有知覺的話，其悲哀與淒涼，正不在天涯遊子之下！所以，我也可以算殘忍的了。但一不作二不休，昨天終於又包了十四包的「書道全集」出去，當包裝的當兒，我還要再三打開表紙，留戀的看看那些影寫版和特製的銅版，和文假名雖不知道，那些帶顏色的紙是怪誘人的呀！我買此書時原缺第一冊，托在日本留學的學生給配，果然很順利的配到了，既是起始是這樣幸運，或者在旅行的時候也不會遭到什麼意外吧？

親愛的伴侶們！希望短時間內和你們再會。

之西春分寒雨中燭下

新聞月報

不久

上海新聞報館發行